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晚报复刊已经三十年,老社长赵超构先生离开我们也整整二十年了。

记得1981年11月5日,老社长给报社全体员工工作报告,阐述“我们应当怎样办晚报”。因为要记录,我早早到了会场,挑了个靠前的位子。老社长那天情绪极好,讲话深入浅出,谈笑风生,亲切感人。当时我已在副刊组(后改为副刊部)工作,所以特别注意老社长谈如何办好副刊。他在讲话中谈到:“我们准备每天出两版副刊,决不追求票房价值,是根据晚报的分工和特点,根据上海社会实际确有必要这样做。副刊好比是绿化地带。在精神生活方面,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来扩充大片的绿化地带。”他还说:“副刊有两版,应当是又广又杂,不拘一格。总的原则是不要偏食,偏食缺乏营养。其范围是思想、山水、人物、历史、民情、风俗,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奇珍异宝,电脑卫星,日月星辰,草木虫鱼以至做蛋糕、猜谜语。只要有有益有味,不含毒素,丰富多彩是没禁区的。”这就是老社长为《夜光杯》定下的编辑方针,一直传承到如今。实践证明,坚持综合性,广些广些再广些,才能满足读者不断增长的需求。

就在那次讲话后不久,报社出了几期试刊。一天上午,老社长来到副刊组办公室,同我们随便聊天,其中有一段评报意见。他说:“《夜光杯》要雅俗共赏,两个版有所分工,但不要太明显,专栏名要简洁一些。《未晚谈》两个版都可以放。”最后,他说:“《夜光杯》的读者对象应该把8岁到80岁包括进去。”

老社长的个人专栏《未晚谈》,“文革”前是放在新闻版上的,复刊后移到了《夜光杯》,这让我们这些副刊编辑能先睹为快。老社长手稿的字写得比较大,字迹清楚,每篇稿件几乎都用红笔修改过。可惜当时还没有复印机,又是铅字排版,原稿容易被油墨所污,所

以大部分手稿都没有保存下来,这是极为遗憾的。

复刊后不久,因老社长《未晚谈》的一篇文章,还引发了一场讨论。那是1982年3月5日,老社长写了一篇《武戏不妨文唱》,对电视连续剧《武林》中的一些打手叫喊提出异议。文章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老社长拿来一封反对他观点的读者来信,要我们刊登,他还要求我们把有代表性的反对意见挑出来,编成一组文章发表。结果,我们挑了五篇文章,如《武戏何妨武唱》,《“叫”也是一种流派》等,并用“与林放同志商榷”作大标题。这组文章刊出后,读者都佩服老社长的气度。老社长也感到满意,他说:“报上就是要多一些读者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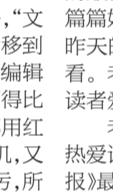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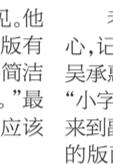
老社长看《夜光杯》非常仔细,常常会给我们一点意见。记得有一年夏天,上海电视台播放一部电视连续剧《八月桂花香》,其中有个反派人物庞公公,颇引起一些议论。我们就登了一幅幽默小品来讥讽他。因为上海的读者都知道庞公公为何人,就没有介绍其人的出处。老社长看到后,就批评我们没有读者观念,他说:“外地没有放这部电视连续剧,那儿的读者很可能不知道庞公公是何许人,我们晚报有几十万份外地订户,你们可别忘了外地读者。”老社长时时处处想着读者,让我们深受教育。

老社长对《夜光杯》的青年编辑很关心,记得1990年10月中旬,副刊部主任吴承惠先生去奥地利访问,由我们这些“小字辈”临时当家。有一天中午,老社长来到副刊部办公室,一进门就说:“昨天的版面(指《夜光杯》)我非常满意,文章篇篇好看。”他还告诉我们,他女儿看了昨天的副刊后也说,还是《新民晚报》好看。老社长谆谆嘱咐我们:“报纸要编得读者爱看,才算成功。”

老社长虽然离去那么多年,但他把热爱读者的精神传了下来,这是《新民晚报》最重要的文脉。

### 老社长与《夜光杯》

严建平



呈反“S”型的大运河将威尼斯岛弯曲地割开。在漫城大水的包围中,我们乘船驶向这座魅影般的城市中心。

小船拐了个弯,折入一条小水道,一幢棕红色、带有哥特式长窗和墨绿色篷帘的古老建筑赫然矗立在眼前,它便是我们下榻的旅店——Danieli 旅馆。这家建于14世纪中叶的老饭店与托卡雷宫叹息桥和古代威尼斯公国监狱处在一条轴线上,又和圣乔治岛中德圣母玛利亚教堂遥遥相对。

推开饭店大门,只见幽暗的大堂里摆放着褐色的老式家具,绛红色的沙发上有着嵌着金线的缎子坐垫,角落里还有一架钢琴。硕大无朋的枝型吊灯泛着温暖的黄光……顺着狭窄、陡峭的楼梯拾级而上,就好像钻入时间隧道回到遥远的过去。突然,一排明晃晃的玻璃柜,让人顿觉一亮,柜中各式威尼斯玻璃器皿闪着夺目的光,似乎又将你从幻觉中拉回现实世界,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再乘坐仅能容纳3人的老式电梯上至三楼,终于在拐角处找到我的房间,房间里的陈设倒较为现代化,与其他酒店并无二致。眼前的景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忘了是在哪部文学作品中读到过

类似的描述。彬彬有礼的服务员看到我疑惑呆滞的表情,也有些愕然。得知原委后不禁笑了起来,说:“先生想必是想起普鲁斯特的小说了吧?”经他一点拨,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第三部《盖尔其特家那边》中有一段有关巴黎郊外一家旅馆的描述:“台阶一级挨着一级,上下巧妙地排列着,在它们的递进中仿佛释放出一种完美无缺的和谐!”在普鲁斯特笔下,一家空荡荡的老旅馆变成一片梦一样的温馨天地,而这样的描述竟与眼前的一切有着如此惊人的相似。我张开嘴,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我们丹尼尔旅馆很荣幸地接待过这位伟大的作家。”那位服务员又补充一句。我猜测,普鲁斯特在描写巴黎郊外那座老旅馆时或许受了这家旅馆的影响的。普鲁斯特对威尼斯的解读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他早年将自己的威尼斯之行称作在宗教圣地的“一场梦游”,对此,他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多有提及。他认为,威尼斯的街是:“蓝宝石似的水道,阵阵和风吹来,河水分外清凉,水色蓝湛湛的,蓝得仿佛具有了一定的强度,我可以将目光倚于其上,以放松疲惫的双眼而不

## 梦一样的老旅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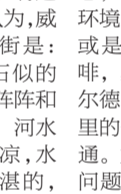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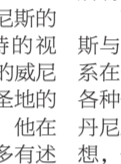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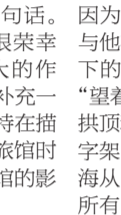
曹可凡

必担心水面会弯曲……”像这样灵动多姿的叙述在书中比比皆是。人们常说,文明是水孕育而成。我相信,充满咸腥味的亚得里亚海的海水一定给普鲁斯特带来无穷的创作灵感。

在以后的几日内,我又被告知狄更斯和瓦格纳也曾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

狄更斯在他的《马丁·朱述尔维特》遭到冷遇,《圣诞故事集》又没有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后,心灰意冷地踏上了巡游意大利的旅程。亚得里亚海的阳光和海风更是荡涤了他那颗疲惫的心。或许,他就住在我那间房子,因为从我的窗口望到的,与他在《意大利之梦》中留下的记述几乎是吻合的:“望着海岛,岛上有壮丽的拱顶和塔楼;金黄色的十字架闪闪发光!碧绿的大海从门前奔腾而过,注入所有的街道……”

而瓦格纳更是把威尼斯与自己的艺术和生命维系在一起。虽然瓦格纳的各种传记都没有他曾入住丹尼尔旅馆的记载,但我想,他也许想要更换一下环境,在这里休憩过几日,或与友人在此啜饮咖啡,感叹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爱情悲剧。总之,这世界里的一切与瓦格纳息息相通。为了挥之不去的健康问题和婚姻的桎梏,1858年夏日,瓦格纳与妻子分道扬镳,独自一人前往威尼斯,期待着在平静与孤独中继续《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创作。威尼斯绮丽的风姿有力地拓展着瓦



## 英国议会的下院

上院吵架的同时,下院也在吵。包令的老友科布顿提交了谴责案,宣布与这

了国民对我们的信任。如果我们自己处于相同的境地,也会认为我们有责任去采取这些措施”。

巴麦尊的意思是:政府有责任保护国民,哪怕他在遥远的地方。对此,马克思如此评论:“无论英国的人民和全世界人士怎样为这些花言巧语所迷惑,勋爵本人却绝对不会相信他的话是真的。”可是,百姓遭遇这样的政府,便只有眼泪哗哗的了,除了投票还有啥说的? 3月20日,英国政府派额尔金伯爵为高级专使,准备对华正式用兵。

由选民选举产生的,下院必须对选民负责;政府必须对下院负责。而下院的最终表决结果是,263:247,巴麦尊输了。维多利亚女王如此评价托利党的胜利:“非常痛心那些恶毒的、根本没有爱国之情的党派阴谋的得逞。”

按英国宪法,内阁失去下院支持,要么辞职,要么由首相提请英王解散议会重新大选以最终决定内阁的去留。但是1784年英国首相小皮特创造了一个宪法惯例,那就是:内阁可以在不辞职的情况下提请国王解散议会,实行新的大选,直接求得选民的认可和支持。

新的选中,巴麦尊的辉格党获胜,据说这是1832年《改革法案》通过以来辉格党所取得的最大胜利。这与英国选民的情绪有关,跟巴麦尊对英国人民的忽悠也有关。巴麦尊在一次宴会上发言可作代表:“我国国民在遥远的地方遭受了种种的侮辱、迫害和虐待,对于这些是不能置若罔闻的。我国的条约权利已遭破坏,而责在保护我们在华利益的人员,不仅有理由,而且有责任竭其所能,来对付这些暴力行动。如果我们不赞同认为正确的措施,那就辜负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海战(十五) 纪连海

取这些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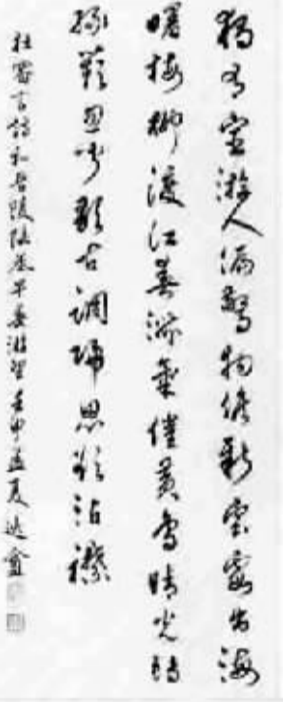
巴麦尊的意思是:政府有责任保护国民,哪怕他在遥远的地方。对此,马克思如此评论:“无论英国的人民和全世界人士怎样为这些花言巧语所迷惑,勋爵本人却绝对不会相信他的话是真的。”可是,百姓遭遇这样的政府,便只有眼泪哗哗的了,除了投票还有啥说的? 3月20日,英国政府派额尔金伯爵为高级专使,准备对华正式用兵。

由选民选举产生的,下院必须对选民负责;政府必须对下院负责。而下院的最终表决结果是,263:247,巴麦尊输了。维多利亚女王如此评价托利党的胜利:“非常痛心那些恶毒的、根本没有爱国之情的党派阴谋的得逞。”

按英国宪法,内阁失去下院支持,要么辞职,要么由首相提请英王解散议会重新大选以最终决定内阁的去留。但是1784年英国首相小皮特创造了一个宪法惯例,那就是:内阁可以在不辞职的情况下提请国王解散议会,实行新的大选,直接求得选民的认可和支持。

书法

何骏



## 瑞龙吟

壬辰龙年元宵宵怀台湾同胞 姚昆田

壬辰赋,岁次又属金龙,一元迎曙。今宵六合同春,莺蜂揽翠,龙池蓄涛。

最关注:民族自强和合,龙门重铸。躬逢盛世风云,轩辕籍内,藏龙可数。

应是山河存爱,彩霞升起,黄龙掀舞。翘首仰怀龙华,光彩如故。龙潭日月,美在双相辅①。通灵犀、鲸波洑洪,龙图标路。更喜

格纳的想象力。虽然那时意大利警方对他严密监视,但他却已经能摆脱忧郁的困境,全神贯注地在五线谱上纵横捭阖。空闲时,也饶有兴致地聆听窗外运河生气蓬勃的喧闹声。到了夜晚,船夫哀婉的歌声划破寂静,越窗而入,萦绕在他脑际,久久不能离去。当瓦格纳顺利完成该剧第二幕终谱时,喜不自禁,雀跃而起,大声宣布:“这是我的艺术空前的高峰。”可遗憾的是,由于奥地利军队与意大利民族主义者之间关系日趋紧张,瓦格纳不得不提前离开威尼斯,转往琉森居住。相隔24年后,瓦格纳又一次来到威尼斯,此时他的生命之火忽明忽暗,细若游丝,不过生活过得倒也平静自在。他以阅读与写作打发时光,有时也和心上人柯西玛乘贡多拉四处走走。那期间,李斯特曾来探望,并且住了近两个月,还写下了一首悲凉凄切的钢琴曲《悲伤的贡多拉》……

带着往昔的回忆和思考,我披上外衣,独自一人走出屋外,慢慢地踱步到一座小桥,坐在冰凉的石阶上,抬头仰望月明星稀的夜空,侧耳倾听海水拍岸和贡多拉撞击堤岸发出的声响,回头又看看透出几许光亮的旅馆,心中不禁生出无限感慨,世界上无论什么建筑,哪怕再普通,只要和文化历史上那些可圈可点的人物融合在一起,就会赋予它无穷的生命与活力,竞技场如此,万神殿如此,法尔内塞古堡如此,那梦一样的老旅店也同样如此。

龙岗晤。百年有约,群龙共赴。最盼龙舟渡。松桧茂,争看龙州同富②。合龙大庆,千秋万吉!

注①龙潭日月既指全国山河,亦喻台湾名胜日月潭。

②大陆泰山、黄山之松与台湾阿里山之松,均属中华千年古木。



包令的老友科布顿提交了谴责案,宣布与这

### 纪老师说



你们的决定可能对海外同胞的死刑判决。

科布顿的提案表决前,英国的民间也没闲着,有人在群众大会上发言支持科布顿:包令在中国的行动是非法的,他们毁了一座大城市,停止了中英贸易,杀了好多无辜的人,为此而新增的税,不但加到我们头上,还加到了印度人民头上,科布顿和他的朋友们,能同意这场战争吗?群众高呼:不能!种种一切,都对巴麦尊不利。因为按英国的游戏规则,只有下院是

加上顶层阁楼和地下室共计五层,是卢米埃尔兄弟的父亲,一个照相馆老板兼业余建筑设计师亲自设计的,别墅外的花园则是卢米埃尔兄弟童年嬉戏的场所。

如今别墅客厅里陈列着各种古董照相机和幻灯机,它们居然都能使用。客厅正中央玻璃罩内安放着一架电影放映机,正是这台看上去模样古怪的机器,与卢米埃尔兄弟携手迈开了人类电影历史的第一步。

匈牙利一位著名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说过,电影是“唯一可以让我们知道它的诞生日期的艺术。”1895年12月28日,法国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地下室挤满观众,人们兴奋又有些焦急地等待着一种叫作“电影”的艺术形式诞生。来自里昂的奥古斯特·卢米埃尔和路易·卢米埃尔兄弟俩,在展示过他们的电影专利证书后,为观众放映了《工厂大门》、《火车进站》等短片。当银幕上出现火车进站场面时,一些女人尖叫起来逃出了咖啡馆。那个时代的人们还无法想象,日常生活画面可以如此真实记录下来并重新展现在眼前,卢米埃尔兄弟就这样为世界电影历史写下了第一笔。

100多年后,里昂“第一部电影街(rue du premier film)”25号的卢米埃尔家族故居,已成为一座电影博物馆,由于世界各地的影迷游人蜂拥而来,一年四季人满为患,售票处常常限人数售票。要是运气好的话,还能在参观人群中发发现拿过奥斯卡或金棕榈奖的电影明星呢。

## 卢米埃尔兄弟之家

朱晓琳

如果参观者有耐心等待的话,每隔一两个小时,博物馆工作人员会在地下室小放映厅用同样老式的机器轮流放映《工厂大门》、《火车进站》、《婴儿喝汤》、《园丁浇花》等世界上最老的12部电影,那是一种35毫米片孔胶片,每秒12幅频率的黑白影像,银幕上的人行动犹如木偶,现在的观众看了都会忍不住哈哈大笑。

别墅二楼墙上张贴着100多年前的电影海报,那时的海报上仅有影片制作者的名字,

没有片名,也没有导演、演员名字,与现在电影海报的相同处是色彩都很鲜明。三楼几个房间均保留着卢米埃尔家族在此生活时原样,连家具及墙上挂的照片都为原物。卢米埃尔家族后人将这栋别墅捐赠给政府时只有一个要求,永久保持三楼内房屋设施原来的样子。

卢米埃尔(Lumière)这个姓氏法文意为“光明”,我的母校里昂第二大学全称为“里昂光明第二大学(L'Université Lumière Lyon 2)”,就是为了纪念卢米埃尔兄弟。记得1995年电影诞生100周年之际,校园里到处张贴着卢米埃尔兄弟的巨幅照片,12月28日那天,许多学生放弃圣诞节假期,赶回学校来参加纪念卢米埃尔兄弟活动,那天学校最大的阶梯教室里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工厂大门》。

走在里昂大街上,只要说出“卢米埃尔”这个姓氏,热情的里昂人一定会为你指引去博物馆的路,因为卢米埃尔兄弟不仅仅是里昂和法兰西的骄傲,他们的伟大贡献属于全人类。



明日请看一篇《面域外名人故居 觐但丁》